

王明航 著

# 北上俄罗斯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王明航著

长篇小说

# 北上俄罗斯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上俄罗斯/王明航著. -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 
2001.5

ISBN 7-5313-2307-9

I. 北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3627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沈阳电力专科学校彩色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33.8 千字 印张: 14.38

印数: 0—1000 册

2001 年 5 月第 1 版

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: 韩 路

责任校对: 潘晓春

封面设计: 李拥军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---

ISBN 7-5313-2307-9/I·2000 定价: 25.00 元

# 第一章

---

一架大型伊尔客机从莫斯科谢列缅捷沃机场起飞。

机舱内，颈系红色飘带，婀娜多姿的俄罗斯空姐热情地为旅客服务，扩音器里传出温柔甜润的声音：“欢迎您乘坐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的客机，本次航班是由莫斯科飞往北京的9388次……”

头等舱里，一位金发如瀑、碧眼深邃、美丽迷人的俄罗斯姑娘对她身边的一位中国青年说：“山峰，我真的要到北京啦，我的梦想真的要实现了！”她兴奋极了。

“伊斯诺娃，你不是常说要到天安门和长城去吗，这次到北京你要去的地方我都会带你去的，然后回沈阳举行我们的婚礼。”

“山峰，我太激动了，我感到特别幸福，你摸我的心跳得特别厉害。”伊斯诺娃把头依偎在山峰的肩上，然后拉起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，脸上露出甜甜的微笑。

“伊斯诺娃，我的心情也和你一样，来俄罗斯已经三年了，在三年的风风雨雨中，饱尝了酸甜苦辣，成功与失败。现在有了属于自己的公司，可是我感到特别庆幸的还是遇到

了你这么好的姑娘，你给我帮助，给我爱情，不论什么时候我都将爱你到永远。”他深情地说，“最近，静下来的时候，总是回想三年来的往事，我曾经有过冲动，很想把这些经历都记录下来，写成一本书，不求出版，只想献给未来的回忆。”

飞机在碧蓝的天空中翱翔，山峰向外眺望，广袤的田野、森林、山川、河流尽收眼底。飞机穿入云海，奇形怪状的白云如茫茫万里雪峰，绵延不断。白云悠悠从眼前闪过，不由得唤起山峰对三年来往事的回忆。

三年前沈阳的初夏。

北陵公园后边的森林小径，一个身着牛仔裤，个子在一米八二左右的青年不时地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表，一辆半旧的自行车靠在树旁。他显得有些焦急，又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一个身穿白裙子的苗条女孩才骑着车过来，她看上去漫不经心，俊俏的脸蛋上却带着一股傲气。

“山峰，说好了这两天有事，不见面了，可今天你打电话执意说有要紧的事和我说，我又来晚了。”

“没有关系，咱们俩又不是刚刚相识。”山峰一边说，一边推起自己的自行车，两个人在公园的小路上没有目标，慢慢地走着。

“山峰，你今天想和我说什么？”姑娘问。

“今天，厂里开了大会，厂长说，生产形势更加严峻，从明天起，我们也开始放长假了，工资只能开百分之五十。”

两个人停了下来，姑娘看着山峰，欲言又止。

“从工厂回来，我又去了张鹏家，问他哥哥帮我调工作

的情况。”

“能很快调成吗？”

“他哥哥说，他找的那个人总是说再等等，还没研究呢，估计没有什么大问题，我想，也许他的胃口太大了。”

“现在就是人太臭了，好工作都要看关系，没有权，没有钱，谁能捞得着，我也看透了，你调工作也一年多了，最后也是竹篮子打水——一场空，你给人家送的礼恐怕也是肉包子打狗。”

“没有办法也只好等等看了。”

“等到什么时候，我现在和我的朋友说你在鹏飞公司上班。”

“为什么要这么说？”山峰问。

“我现在的职业是时装表演，是高雅的艺术，越来越被人们重视，我们那儿的人找的朋友要么是家有权有势的，要么是腰缠万贯的大款，我如果让她们知道我未来的老公在工厂当经警，现在又要下岗开不出支，我还有什么面子在她们中间混事，让我怎么抬起头呀！”

“找朋友关键不是在人吗，要看感情基础嘛！”

“基础，人家现在怎么说，这基础那基础，什么也不如经济基础最实惠，其他都是空话，社会地位，经济基础决定其他一切。”姑娘抢过山峰的话说。

“云霞，你变了，而且我感到你变得很快。”

“我承认，因为我的工作环境变了，环境能改造人，我又不是圣人，我无法抗拒。”

听了这话，山峰心里很不痛快，隔了半天，才试探地说，“假如我一旦调不成工作……”

“我不希望这种假如。”姑娘脸上没有一丝笑容。

“云霞，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爸爸那点工资，没有外快，妹妹又上了几年大学，妈在的那个街道办的小工厂，连退休金都不能保障，我没有本钱为改变我的工作环境铺路子，我的那点转业费都拿出去了，我不知道我的工作能不能调成。”

“反正我要求你必须改变工作环境。”姑娘寸步不让。

“这几次见面我们总是为这个问题闹矛盾，今天我把话也说开了，如果我的工作调不成，你十·一就不能和我结婚了？”

“这还用问吗？”姑娘抬起手，看看表说：“今天晚上我还有表演任务，下次见面我通知你。”

山峰停住了脚步，看着云霞姑娘骑上自行车走了，一阵失落感袭来，他在那站了很久。

山峰心情沉重地推着车走出北陵公园的西门，思绪繁乱……走着走着，他忽然看到前边一对情侣，只顾嬉闹，不小心从男人的裤袋里掉下一个黑色东西，那男人却丝毫没有察觉，山峰拾起来，见是个钱包。

“喂，先生，你的钱包掉了！”

两个人同时转过身，男人一愣神，惊奇地叫道：“你不是山峰吗？”

“你是……”山峰一时想不起对面这个男人。

“我是许发财，咱俩是小学同学呀！”男人显得异常兴奋。

“噢，对了，对了，总爱流鼻涕的淘气包许发财，那时你个子矮，别人欺负你，我还帮你打过好几次架呢，害的老

师找到我们家去。”山峰显得很兴奋，他看着许发财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你变了，变得太多了，你现在发福了，就像个大老板，要不是你认出我来，就是坐在对面桌吃饭我也认不出你呀。”

“怎么，一个人逛公园？”许发财问。

山峰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

许发财对那女人说：“小玉，你今晚先回去吧，明天我给你打电话。”

女人朝许发财含情地笑了笑，有些恋恋不舍，但还是点点头同意了。

许发财打来一辆“的士”让女人上了车，双方用手比了一个吻别动作……

“你的女朋友，怎么不给我介绍一下？”山峰带着责备的口吻责怪他。

“要真的是女朋友，我就介绍给你了。我从离婚以后就想通了，男人没有女人不行，和女人结婚也不行，有心情的女人就心情心情，没有心情，就各奔东西，谁也不麻烦。”

听了许发财的话，山峰没有回答，他的确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“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老同学，咱们好多年没见面了，今晚我请你，喝几杯。”

“算了，见到你我就很高兴了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，要不是你捡到钱包，这八千块钱还不定为谁服务呢，就算感谢，我也得请你。”

“这是我应该的，老同学为什么非要破费呢？”

“破费？笑话！钱，钱是什么东西，钱是王八蛋，钱要

为人服务，人活着就要潇洒走一回，现在别说咱们，就是一些干部还用公款潇洒呢，人活着就要想开点。”

许发财举杯向山峰敬酒，问他：“怎么一个人来公园，老婆、孩子呢？”

山峰有些尴尬，支吾了一句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还没结婚呢。”

“不是和我开玩笑吧，我那丫头如果跟着我，现在也五六岁了。”许发财呷了一口啤酒说：“上中学咱们就没再见面，听说你高中毕业就当兵去了？”

山峰告诉许发财：“我在部队干了好几年，转业后到了工厂干保卫工作。和我一起转业的有到东北电管局的，有到东北输油管理局的，还有到工商的、税务的、公检法的，他们工资高，都分给了住房，而我现在不但没有分到住房，又要下岗了。春天，爸爸单位给离退休干部补住房面积差又给爸爸补了一个单间，和女朋友处了两年多了，这次总算有房子了，可厂子越来越糟，先是女工下岗放长假，后来是体力差，年纪大的下岗，今天厂里又通知男职工也放长假，工厂停产，我一直求人帮忙调工作，可怎么也调不成，别人处对象越处越亲密，而我……惭愧呀，实在惭愧”。山峰端起酒杯，咕咚咕咚地把酒喝干。

“人生也不知谁哪一步能走正，那年我为朋友抱不平打架，捅了马蜂窝，被打的是个‘八旗子弟’，我的朋友妻子怀孕就要生了，一切我都承担过来，在大北监狱蹲了一年，工作没了，老婆离了，我想我这辈子算完了，可监狱有个老管教特别好，他给我讲道理，告诉我不能自暴自弃，说浪子

回头金不换，我听了他的话，出来后就卖菜、卖水果，手里有了钱又做起了服装生意，正赶上服装生意特别火爆的好时候，现在在太原街租了个门市房，服装生意越做越顺手，前几天又去了深圳、珠海上了批货，出手特别快，不能说目前日进斗金，可效益也特别可观，我现在活得挺滋润。去年我在北行农贸市场看到中学时期一个同学，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，在政府部门工作，买菜时为几分钱还和人讲价，我逗他说，怎么你这个北大毕业的还不如我这个大北毕业的。哎，玩笑是玩笑，以后还是人家有发展呀。”许发财说完又问山峰：“老同学，在部队没学点啥手艺吗？比如开车或修车。”

“我在部队当的是侦察兵，学的是摔摔打打，擒拿格斗，可到地方有什么用呀。”

“那可说不定，以后给哪个大公司当保安。”

山峰听后苦笑一下，没有说话。

“可话又说回来，给别人干总要听从人家摆布，今天说用你就用，明天说不用，一脚踢开，你也没办法。下一步，你打算怎么办，需要钱，需要我帮助就只管说话。”

“下岗很突然，干什么我还没想过，反正我不能在家闲着。”

“要么你也从卖水果、卖蔬菜开始，十二线我有熟人，赚了钱，以后怎么都好说。”

“这……”山峰迟疑了一下。

“怎么，怕丢面子，这有什么呀，人哪，只要你想，如果我不这么干就不能活着，就什么顾忌也没有了。”

“我现在还有什么顾忌面子的，苦累我都不怕，只是怕没经验。”

“要知道，人怕逼，马怕骑，男子汉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一开始谁有经验呀？干一干就好了。”

“好，我听你的。”

小市场旁，山峰正在卖桃子，几个人围着倒骑驴挑选桃子。山峰很笨拙地给顾客称桃子，汗水挂满了他的额头，他不时地用手擦着汗。

“小伙子，你给我的称错了，”一个老人拎着一袋桃子对山峰说。

“大叔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今天是头一回卖东西，少给您多少，我马上给您补上。”山峰急忙道歉，“大叔，我真不是有意的。”

“小伙子，你不是少给我了，而是多给了我一斤。”老人一边说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两元钱递给山峰。

山峰激动地看着这位老人说：“谢谢您了，老人家。”

晚上，山峰回到家，疲惫不堪，可他还是要先数一数一天的劳动果实。妈妈走了进来：“小峰，怎么样？”

“妈，我卖出的桃和钱怎么对不上啊，不但没赚钱，还赔了十几块呢？”

“卖东西可有说道，一秤来，百秤出，你约秤每次多高一点儿就带出去了，再有你是不是还有看错秤的时候，不要上火，一回生，二回熟嘛！”

“妈妈，我知道了。”山峰感到头重脚轻，一头栽倒在床上很快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山峰照样到十二线上水果去卖。晚上，

妈妈走进他的小卧室问：“小峰，云霞怎么好长时间没来了，你们的事也该着手办了，以前咱家没房子，云霞他爸住院，你又照顾她爸，现在她爸病好了，咱家也有房子了，你们也不小了，别再拖了。”

“妈，我知道了。”山峰简单地回答。

十几天卖菜、卖水果，山峰的脸和手被太阳晒得黝黑黝黑的。这天他在卖伊丽莎白瓜，被远处的张云霞姑娘看到了，她的脸上露出不满的神色，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急忙溜走了。

又过了两天，山峰妈妈来到山峰的房间：“又过了这么多天了，怎么云霞还不来，你们不是又闹矛盾了吧？”

“妈，我们没有什么矛盾，您就别操心了。”

“都快把妈急死了，你也不小了，三十岁的人了，过去三十……”

“行了妈妈，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，现在男人三十四十正年轻。”

“不行，明天我去问问介绍人，你杨阿姨准会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，你好像有事在瞒着我。”

“妈，看你往哪里想……”

咣、咣、咣，传来敲门声，打断了母子间的谈话。

山峰妈去开门，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前开口道：“阿姨，你好。我叫许发财，是山峰的小学同学。”

“快请进，山峰说了，真该谢谢你对他的帮助。”山峰妈十分热情。

“阿姨，这不算什么，”然后问山峰：“怎么样，干得顺

手一些了吧?”

“习惯一些了，可人又多还是手忙脚乱的。”

“今天我来想和你说个事，七天后我准备去广州上服装，帮我守摊的那个人的父亲住院，我想请你帮我守个摊，你也学学做服装生意。”

“这我可不行，弄不好给你赔了。”

“赔了算我的。”

“那怎么行啊，你赚钱也不容易。”

“多大个事，这批货的本钱早就回来了，你就是都赔进去也没关系，我把底价告诉你，你就看着卖，权在你手里，你卖也行，不卖也行，这半个月你就坐在那儿。其实，我开始就想让你和我做服装生意，可我做买卖时就是从卖菜开始的，所以也让你先锻炼几天，说不上以后你做服装生意会比我更好呢。”

“好吧。”山峰答应了。

“明天早七点半，你在中兴大厦西门等我，我带你去我的时装屋。”

在北陵小区居民楼，山峰妈叩响一住户的房门，一位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妇女走了出来。

“吆，是吕大姐呀。快请进。”

“他杨阿姨，我总想来，腿脚不爱动，今天一想，不爱动也得来了。”山峰妈说。

“是为了小峰的事来的吧?”

“你知道些什么啦?问小峰他也不说，云霞姑娘好长时间没到我家了，我看他们近来不太对劲。”

“你不来，我还要到你家去呢，昨天我在楼下看见张云霞了，她现在可有些变了，不像在我们单位当保管员时那么朴实、稳当了，走起路来也变了，说话的腔调也变了，我问她今年十一能办吗？她晃着头说，条件不成熟。我问她什么条件不成熟？她没有说，我劝她结婚，她吞吞吐吐了好一会儿才说，‘以后还不定怎么样呢？’我一听情况不好，我这个介绍人可得赶紧说几句话，就对她说，云霞呀，你可不能有二心呀，老山家可是正经人家，尤其山峰是个好孩子，你爸爸有病期间，山峰可是没少照顾的。张云霞说，‘这我都明白，可是山峰现在的工厂连班都不能上了，这几天，我又看他卖菜。’我说，卖菜有什么不好，工厂暂时困难，以后还会好起来的。她说，‘我现在经常出现在上流社会公众场合，以后结了婚，我怎么带他出去，碰到同事我怎么向人介绍，如果人们知道他是一个下岗工人，一个卖菜的个体小商贩，我还有什么脸面在姐妹中混事，假如结婚，时间一长，我们又怎么会有共同语言，现在社会已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了，假如现在没有共同语言就匆忙结婚，恐怕将来也会因为没有共同语言离婚，到那时双方都麻烦，都痛苦，现在一时痛苦会比以后长时间痛苦好得多。’”

“噢，我明白了，难怪她不到我家去找小峰了。小峰不说，我也觉得这里面有问题了。”

“后来我真想狠狠地训她一顿，可就在我要说她时，一辆小轿车停在她身边，她心急火燎地说有演出任务，上车走了。”

在迷你时装屋里，山峰把时装挂得整整齐齐，男男女女

进进出出看服装，询问价格。按照许发财告诉他的底价卖出了几套服装。

一天，两个青年来到时装屋，其中一个，留着小胡子，理着小平头，粗嗓子问山峰：“你们的许老板呢？”

“他去广州上货，不在家。”山峰答道。

“他什么时候回来？”粗嗓子又问。

“走时他说大约半个月，估计在下个星期就能回来，你们有什么事需要我传达吗？”

“他回来，你一提曹四他就知道了，我们是从俄罗斯那边回来的，告诉他，我们哪天再来找他。”说完两人走了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，“庞总进这个店看看。”山峰十分耳熟，顺声望去，只见张云霞正回头等一个年近五十的矮男人。

“小云，你不要走得太快嘛！”矮男人跟上来后，他们并肩向迷你时装屋走来。

走进时装屋，张云霞一眼见到了山峰，不由得愣住了“你……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山峰没有回答，张云霞的脸一下子红了，红得发紫，她十分尴尬，但又马上镇静下来：“我们晚上有演出，来选几套时装。”指着身边那矮男人说：“庞总，他是我同学山峰。”然后对山峰介绍说：“他是庞总，是我们单位的总监制。”

山峰已经认出了眼前这个男人，是十多年前在他家附近爷俩修自行车的儿子，就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：“庞总，我知道，在我家附近修自行车的，他的水平特别高，在上中学的时候，我的车一坏，就找他修，是不是，庞总？”

“嗯。噢……噢，不过现在已不是过去了，人都有进步

嘛！”庞总显得极有风度，他走到一套连衣裙前说：“云霞，这套裙子和你想要的差不多，你这么漂亮的身材，穿上这套裙子能显出极美的曲线，让鼓的地方鼓，让凹的地方凹，来试一试，再贵我也帮你买下。”

没有人回答，等庞总转身找张云霞的时候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她已经离开了时装屋，庞总莫名其妙，只好泥鳅似地溜走了。

这短短的几分钟过去了，山峰一下震惊了，他的大脑就像被电击打一般，失去了控制。他的心似翻江倒海，难以平静，他觉得眼前天旋地转，让走了屋内的顾客，关闭了时装屋。

山峰脸色苍白，骑着自行车往家走，刚走到太原街北口，就被人喊住了。他已经听出来了是许发财的声音，他下了自行车，回过头来，一看许发财和一个骑倒骑驴的人走过来，车上装着几大包货。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，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是病啦？”许发财问。山峰点点头，然后说：“你提前回来了。服装店让我刚刚关上。”

“看样子，你好像有什么急事？”

“没有，噢，一会儿再细说吧。”

在一个咖啡屋里，山峰和许发财对面坐着，许发财喝了一口咖啡，特别气愤地说：“这种女人太可恶了，山峰你说，用不用我找个人好好教训她，给你出出这口恶气？”

山峰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摆摆手说：“算了，谁让我没有能耐，既没权，又没钱，甚至连个好工作都没有，就是她和我结婚恐怕也不会幸福的。”

“这二年不是把你耽误了吗？”

“方才我也特别冲动，恨不得狠狠地教训教训她。唉，两年了，我们毕竟相爱过，如果我一时冲动，以后也要后悔的，人啊，为什么要不成姻缘就反目为仇呢。也许命中注定我们俩人不能走到一起，所以就不要再强求了。中国有句话‘好男不和女斗’‘强拧的瓜不甜’，由她去吧。”

“山峰，你的心真是善良，她真要离你而去，她就失去了真情和善良，将来她也许会后悔的。想开点，既然她是这样不讲情义的女人，你根本不值得为她伤心，早点分手也好，将来咱们找个更好的。”

“谢谢你，老同学。”山峰很激动地看着许发财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山峰接着说：“有两个从俄罗斯回来的青年，找过你，其中有个叫曹四的，他说我一提，你就知道。”

“我知道，他们是我刚做服装生意时交的朋友，和我说过好几次了，让我去那边闯一闯，说那边钱好赚，可沈阳这边的生意也挺好，我就没积极过去。我看这样，我给他们打个电话，如果能找到他们，咱们在一起聚聚。”许发财边说边拿起手提电话，很快就和对方联系上了。

一会许发财关上手机说：“他们十多分钟就能过来。”

果然，不超过二十分钟，那天山峰见到的两个青年在咖啡屋前下了出租车，许发财把山峰向他俩介绍，就一起来到附近的一个酒楼。

“二位老弟，每次回来都不忘到你老哥这儿照看一眼，非常感谢呀，来，今天咱们哥儿几个喝个痛快。”

“发财大哥，我们真是想让你也去老毛子那边发发财。”